



中国短篇小说精选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999 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/中国作协创研部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0

ISBN 7-5354-2028-1

I .1…

II .中…

III 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1999

IV 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8422 号

策划编辑:周百义 刘学明

责任编辑:姚梅 责任校对:陈琪

封面设计:方隆昌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5.125 插页:3

版次: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30 千字 印数:1—4000 册

ISBN 7-5354-2028-1/I·1547 定价:23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- 轻重小驴车 林斤澜 (1)
- 小饭店 王安忆 (8)
- 夜色 刘庆邦 (25)
- 第十二夜 铁 凝 (38)
- 感情问题 阿 益 (49)
- 守岁的女人 李广智 (65)
- 洪水三记 陈应松 (73)
- 天泰客栈 阿 成 (89)
- 猜猜菜谱和砒霜是做什么用的 池 莉 (96)
- 我们为什么没有好球星 阿 宁 (117)
- 在毛乌素沙漠南缘 陈继明 (134)
- 雪境 凌可新 (154)
- 太阳发芽 红 柯 (172)
- 我的四友人 何 申 (183)
- 发音训练 毕飞宇 (195)
- 下午茶 袁山山 (207)
- 山泉 黄国荣 (218)
- 风雪夜归人 聂鑫森 (231)
- 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 尤凤伟 (243)
- 燕赵笔记 谈 歌 (256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鹰扬巷 | 范小青 (279) |
| 杀人者王肯 | 艾 伟 (286) |
| 女孩石榴 | 西 波 (298) |
| 苏醒 | 格 非 (312) |
| 下雪 | 王建平 (321) |
| 奶头山印象 | 柏 原 (333) |
| 请勿打扰 | 张人捷 (340) |
| 我家房后的月亮 | 邹静之 (345) |
| 基因 | 石钟山 (373) |
| 狼子 | 郭雪波 (386) |
| 老照片 | 李 镜 (403) |
| 诺言 | 衣向东 (419) |
| 恨事 | 全勇先 (432) |
| 斗地主 | 中 跃 (452) |
| 附录：1999年短篇小说创作漫谈 | 胡 平 (473) |

轻重小驴车

林斤澜

横着站的太行山麓
绕着走的拒马河谷
第十个渡口就叫做十渡
多么的浪漫因为多朴素
小驴车嚼嚼着岁月的道路
战争年代根据的山麓
和平时光旅游的河谷
小驴车嚼嚼又轻又重的抱负

十渡的山边河沿，有一条公路，走大轿车小轿车，走卡车和马拉大车，也走专供旅游用的小驴车，悠悠的，嚼嚼的，不争也不让而过。坐车的旅客，稍安稍心静，噪音自会淡出，废气也会淡化，你看高高的横横的站着青墙绿壁，绕来绕去走着清清的浅浅的流水。你听赶车把势都是土生土长山里人，对付好了脾胃，都是情不自禁的导游。他不妨有一搭无一搭，可胜似照本宣读。你也不妨一耳朵半耳朵，倒能够挑动休闲的心，那闲心里也许满满的沧桑炎凉，也许依稀未圆的梦，也许假借起古往今来的诗

文……

“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。”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“往事越千年。”“如今丽日明金屋，春色在桃枝。”“车如流水马如龙。”……

把势老爷子的说古

老爷子头戴破草帽。把势的位置在驴屁股左侧，在车杠边角上。旅客坐车身板凳。顺下眼睛，只见草帽。那草帽可够个破字，日晒雨淋，锯齿开线。放到抗日博物馆的玻璃柜里，也无可怀疑。当对面轰轰来了大卡，老爷子跳下来，拢拢驴拉拉套的时候，才看见一身蓝青裤褂是近年缝的老式制服。花白鬓角，夹白胡茬。只有回过头来对答什么，才能看见眼睛。那眼睛机敏，是个有见识的山里人。

“你们看，往北看，那一片横山，背后，有个竖山头，就是老帽山。那里有烈士碑。”

“怎么叫老帽，是不是像个帽头？”

“鬼子扫荡，掩护县府撤退，一个排，只剩下六个，弹尽粮绝，大叫一声万岁，跳下悬崖。”

“这里是平西根据地，像把尖刀插过去，刀尖碰得着胸口了。隔层皮就是北京，那时候叫北平。”

旅客在板凳上挪动身体，找个观察的好角度。破草帽下边不紧不慢垫上一句：

“这条山沟通延安。”

“哦！”哪位轻轻可是叫出声来了。

“北京的大学生，老教授，沿着山脚走，就是那一横一横横着站的山，走到延安。”

旅客的眼睛，在青绿丛中搜索。各人各凭经历，各自在青绿的什么地方，点起了青烟。老爷子又夹了句“塞儿”：

“江青也是从这里走过去的。”

有旅客伸手撩起车顶的布檐儿，探头看看清楚吧？有旅客高声问道：“那打掩护的一排人，没有活下来的吗？”

老爷子琢磨起来了：“有吧？也撤下来个把班，嘿，有一个后来当了村干部……”

“老革命。”

“老反革命。”

“哟！”不知几条嗓子一起哟起来。

“两面政权哪。其实也是为老百姓做点事，当干部的不两面支应着，能行吗？”

“这不结了。”

“挡不住窝里斗呀。斗来斗去，戴尖帽子啦。”

“破帽子？”

“尖帽子。无常帽子。活见鬼帽子。到了‘文革’，可‘窝里横’了。头顶上帽子，脖子上勒根铁丝，挂二三十斤铁板……”

“给吃的吗？”

“谁家有稠的？不就‘愁’你变修吗？要不开放，稀的也喝不上。人心能不偏向？”

有个旅客忽然叫起来：“那跳崖的崖，有多高？”

老爷子略略一愣，准确回答：“五十五米。”

他那花白里夹白里的皱褶，严肃。他那眼睛里，透一丝狡猾的光芒。

旅客的升华

历史是财富，可也是负担。

生命要重量，叫做“生命之重”。可也不能超过负担。

战争、斗争、国家、民族、阶级、组织、路线、改造……占满了空间，个人喘不过气来。

“横着站”，这个词儿哪儿见过？

这是中国战士的形象。中国的先驱发自肺腑落地有声：“横着站。”一边盯着敌人，一边对付自己阵营，如“生命之重”的雕塑。

把势小媳妇的论今

小媳妇的半长头发不披肩，也不梳髻，都没工夫拢拢，就拿个发卡窝在后脑勺上。红黑脸皮，没有土也像挂一层灰，可又草草地抹抹唇膏。

她高声大嗓招呼旅客，一蹦坐上把势位置，大咧咧地吆喝，使劲举鞭子，又总不碰碰驴屁股。一遇见车辆拥挤，立刻跳下来，把鞭子举在她的小黑驴脑袋旁边，跟自己小声嘀咕：“这过得去吗？”跟别的把势大爷大哥的“劳驾”“借光”，看来，是个“再上岗”的主。

道路一顺畅，小媳妇格外的高声大嗓找旅客说话，加大咧咧回答问题。旅客一高兴，什么话没有？有时候，小媳妇会听不真、绕开去，有时候竟能够绕到一个“热门”上，让旅客热烈一番。

“不往前走了吧，前面也没什么好看的……”

一个旅客和伙伴商量着：“是不是看看老帽山？”

小媳妇也商量口气：“那也看不见，也没有看头，土老帽……”立刻大笑，“我是说那个山，那个山上老帽……”

旅客们也都笑起来，小媳妇趁势跳下地，举鞭子掉车头。那位旅客也不坚持，只小声说：“不是看山，想看跳岩……”

不等说完，小媳妇大叫：“跳岩，好哩，坐好了，不远儿……”

小驴车回头走了几步，一位旅客有些感想，指指小媳妇后背，跟伙伴说：“有文化。”旅客们这个问上过几年学，那个问拿过什么文凭，怎么不再考考……

小媳妇不回头，只把回答都落在大处：

“我们山区，普及初中，才几年呢。”“哪家也是，先供男孩子上。”“什么职高，什么中专，都得仗着师资。”

那位旅客又指指背后：“跟我们绕着走呢。”

小媳妇大叫：“不绕，不绕，看得见了，北边，横山上，跳台……看，跳了，看……”

一个人形，从山腰上弹出去似的，头朝下，直往水面上掉，眼见入水了，又弹起半空，又落又弹……原来小腿上绑着拉力绳。

这是高空弹跳，在游乐名目上叫做“蹦极”。

“有多高啊？”

“五十五米。”

旅客想起老爷子也一口回答五十五米，当时眼睛里透着狡猾的笑影。

“老年人要青山绿水，要安静。青年人要刺激。”

“你‘蹦极’过没有？”

“我不要刺激。”

“你也是青年，为什么不要刺激？”

“碰碰船有点刺激，不够。缆车头一回刺激，二回三回就平蹿了。骑马射箭的刺激，跟一般运动一样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要刺激？”

“‘蹦极’一张票一百五十块，节假日挤着买票排上队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要刺激？”这位旅客紧盯不放，别的旅客明白了，也帮腔助兴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小媳妇不饶了，可也只一句：“我这里有的是刺激。”

“你的小黑驴买了多久了？”

“三个月？”

一个旅客不耐绕，单刀直入：

“你不是刚下岗吧？怎么下决心买驴？”

“一百五十块买的票，巴巴的绑腿了，这不排上队玩儿命？备不住动摇了。男的女的，你们说，动摇，男的多还是女的多？”

男旅客望着女旅客，试探着：“一般说，女人总还胆子小些……”

女旅客不容易接受：“男人花架子。”“花花肠子。”“绣花枕头。”

小媳妇垫上一句：“男人的心，耍龙的球。女人一根筋一条龙。”

男男女女，可给绕到热门上了。一进此门，若比作蜂窝蚁穴，且无止境。

小媳妇悄悄找年纪偏长的咬耳朵：“是不是就到这里了，我再赶趟买卖去？”

旅客的告别

崇高，伟大，主义，权威，理想，追求……如果都消失了，个人的空间就无限大了。这也叫做“生命之轻”，可以尽情玩儿。

但，哪能完全消失？只好绕着走。想尽情玩儿，就要刺激。刺激如酒精如尼古丁如可卡因，都有瘾头，瘾头都会越来越重。轻和重又赶到一块儿了。

“生命之重”重到超重，出现窒息。“生命之轻”轻到过轻，也不好受，那是空虚。

小驴车啊，又轻又重。小驴车的把势啊，你觉着重，他觉着轻，但都挡不住对家乡的爱，对山水的亲，对远近旅客的热情，你们兜揽生意，义务导游情不自禁。你们仿佛一觉醒来，抹煞抹煞矇目糊现赶着竞争。在小驴车上，左右铺两条木头方子，让旅客面对面佝偻着，也佝偻了心情。车顶上的布檐儿又阻挡了眼睛，阻挡的是游兴……

为什么不稍稍的改进？想必是现赶着竞争，来不及调理脑筋。轻重小驴车，倒成了眼下的典型。

把势啊，谢谢你们的热情。

小 饭 店

王安忆

你们从这里走过，推开这座简易房屋的小饭店的门，朝里望去，会想：人怎么能够这样生活？你们倒不是觉得这有什么不好，当然，也绝对不是觉得好，你们只是失去了判断力，有些看不懂。于是，就发出这样的质问：人，怎么能够这样生活。

小饭店所在的位置是一条杂沓的弄堂。弄堂两头通马路，都是这城市的交通干衢，车辆非常繁忙，常常会从这弄堂里取道而行。行人呢，更是将这里当做马路。其实呢，它也更像是马路。它是条颇为宽阔的弄堂，从中又分出一些支弄，就像它的横街。它甚至是有着上街沿和下街沿。它所以没有成为一条马路，大约只是出于市政上的某一个疏漏，于是就一直和一侧大马路的弄堂和房屋顺序而排，占据一个号码，称为几百几十几弄。而它又不是一条著名的里弄。著名的里弄是以房屋的建筑而著称的，它则是杂沓的。原先，弄内有一些中小型工厂，一所学校，间杂着住宅，大多是些棚户，也有几幢砖木的，勉强可称为洋房的楼房。由于这样莫衷一是的组成，就更像是一条马路了。相信它曾经是冷清的，从它至今还残留着的一段高墙，便可推想出那种人迹罕至的情景。墙面上刷着石灰粉，墙外立着水泥电线杆，墙角伸出

一盏铁皮灯罩的路灯。棚户的住宅虽然是拥挤的，可却伸向弄堂的腹地，那里有着错综复杂的支弄。而主弄倒是静寂的。水泥的上街沿下的鹅卵石路，十分清洁。

可现在，全乱了。棚户动迁，盖起了新工房。然后，房产商买下破产的工厂的地皮，盖起了商品房。学校也迁址了。这些楼房相继在一二十年期间盖起，并且还将继续盖下去。盖的时候，都不作前后左右的考虑，眼睛只看着自己，所以放在一起就显得格外的零乱。前进后出，高低不齐，新旧不一。再间着几块正在施工的工地，竟是一片狼藉。同时，街道为了创收，也为了解决无业人员的饭碗，便在原先上街沿的地方搭起了两排临时房屋，间成店铺，租给下岗的或待业的居民做买卖。而租赁者大都是转手租给外来人口，从中赚个差价，脱身再到别处挣省力的钱。这些外来人口，一来就是一家，小孩子起码在两个以上。两三个平方的简易房，白天是店面，晚上作床铺，烧饭，洗涤，用餐，便都到了街沿下。还是乡下人的习惯，污水往街心一泼，垃圾也往街心一泼。小孩子放羊般地放在弄堂里，车缝人堆里挤着，也不怕危险，是不知道厉害。晚报社会新闻版上，小孩子掉进窞井里，被人贩子拐跑，等等的，大都是发生在这一类的弄堂里，也多是外地人的孩子。

在小饭店所在的弄堂里，外地人经营的店大致有这么几种。一种是建筑装潢材料店，以福建人为主，不知与拐弯出去的马路上，那一排福建南平人开的木材铺有无关系。这里卖的都是些水泥、黄沙、砖、油漆、胶水，还有门锁、合页、拉手、窗帘杆。这些小五金装潢材料，看上去同大商场的一无二致，可价格却奇怪地便宜十数倍不止。比如一副绞链，在装潢总汇可卖到一百多元的那种，在此只十二元便有了。倘若多买些，还可再便宜。他们很坦然地说这些是假货。但是，他们又说，那一百二百的难道

又是真的吗？用起来还不是一样的，何苦去花那个冤枉钱呢？他们这样规劝顾客。他们还有一种本事，就是迅速地与弄内新楼里装修的民工搭识起来。他们之间显然有着些互惠互利的关系。一些民工固定地在某个店铺购买材料，然后向东家报账，其中的虚实只有他们知道。要遇到那些比较把细的东家，样样东西都要自己过手，他们便将预算定得很高，等东西买进来以后，他们再去退。这种交易是在半公开之下进行的，要捉却也捉不到。这些福建人都是矮小精干，皮肤黧黑，高眉凹眼，看人的眼神很机警，既能出力，又能出谋的样子。他们互相间说着艰深难懂的闽南话，语音很激烈。与外人须说普通话，顽固的乡音使他们变得有些口拙，但并不妨碍他们的表达。他们甚至比别人表达得更好一些，因这乡音里有着一股肯定的、不容置疑的语气，很起作用。这是一种。还有较多的一种营生是饭铺。

饭铺的情形就杂了些，有兰州拉面，可店主并不是兰州人，却是山东人。或者从兰州人那里学来的手艺，或者根本是另一路的拉面，只不过挂“兰州”的牌子，借个名声。除了山东人，还有安徽淮南人，江苏苏北人，浙江人。他们早上一律供应豆浆、油条、糍饭，中午晚上则是炒菜、面条，还有盒饭。这种生意倒是辛苦生意，凭的全是勤快。就看他们手不停、脚不停的，早饭铺还没收摊，已经开始择菜、剁肉、淘米煮饭，抢先把盒饭的几荤几素摆上桌案。通常的荤菜总是卤蛋，大排，红烧肉，肉丸，油炸板鱼，青鱼块。素菜则是海带结，麻婆豆腐，豆芽，再加上些时令蔬菜。菜盛在大号搪瓷缸和铝盆里，先这么放在铺子里，紧跟着就为炒菜备料。洗肉洗菜，还有洗鱼的血水，就沿了阴沟流去，来不及下去，就漫出来，漫了半条街。菜叶、鱼鳞什么的，也粘得满地。所以，苍蝇是成群打仗的。有隔壁店铺养的猫来找食。在桌凳底下钻来钻去，把些鱼肚肠拖来拖去，身上的虱

蚤就跳来跳去。等到中午，摆盒饭的桌案就推到了街沿上，小炒的菜也码好了，排开了。这一阵要忙碌到下午两点才能结束。两点以后有一段消停的时光，店主、打工的就在店铺前坐坐，站站，看看野眼，或者互相串串铺子。这些打工妹都穿得十分鲜艳，大红大绿的化纤面料，领口和袖口处做着宽宽的繁复的荷叶边，脚上趿着塑料拖鞋。她们有的是店主的乡人，有的却不是。从四川来的、湖北来的都有。她们脸上还留着紫外线强烈照射印下的，特别深的腮红，这两片又大又深的腮红把眼睛都映得小而暗淡了。所以她们就显得有些迟钝。和这街上的几乎差不多数量的发廊里的女孩相比，她们不知要老实多少。发廊里的女孩眼波都是灵动的，看着人时有着含义。她们一般都是洗头外加按摩，她们站在客人身后，手插在头顶上一堆雪白的泡沫里，揉搓着，抓挠着；听见门口有人走过，便微侧过脸，用眼角的光冷冷地觑人，这冷里，却又夹裹着一股子热，向人招手似的。她们耳垂上的金坠子，随着她们抓挠头发的动作打着晃，金灿灿的，特别耀眼。她们戴的金首饰一律是特别黄、成色特别足的样子，显示着她们不凡的收入和身份。入夜的时分，这条街上别的店铺都黑了灯，下了卷帘门，惟独这些发廊还亮着。又都是高支光的日光灯，就更是雪亮雪亮。里面包着些欢声笑语，还有些动作。这时，这条街静得很，就显得发廊里的动静分外活跃。要不是有它们在夜间的活跃，这条街就完全像一个乡村了。而它们带来了都市的气息。它们给这条街带来了夜生活。有一些出租车或者私家车，在此时悄然驶过。是居住在这条街上新建的公寓里的居民回家，他们也是有夜生活的。车辆有时候甚至很繁忙，相对而驶的车辆明暗着车灯交车，却并不鸣笛。此时此刻，一切动静都是默契的。有一日，一间发廊里忽响起一个男人的骂声。他操着这城市的肮脏的切口，激忿地骂着，声音响彻了整条街，可是却一点

儿没有惊动这条街的寂静，车辆照旧行驶着。

这就是这条弄堂里的几种比较主要的营生。此外，还有安徽黄山人的茶叶店，浙江宁波人的裁缝店，海门人的修鞋铺。花圈纸扎铺，电器修理铺，粮食铺，百货铺。做铁门的，配玻璃的，磨大理石的，修自行车的。等等，等等。一开张，就听裁缝店里开着收音机赶活计，电器修理调着电视频道，做铁门的焊割，大理石的电磨，真是很蒸腾的。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，到了这条共同的小街，彼此相识，就作了朋友。尤其是比邻的两家，更是互相照应。他们两家或者三家，合伙接了水管，拉了电线，你争我抢地清扫店前的地面，好应付工商局、环卫局的检查。他们还互相照应铺面，一家的东家走开时，来了主顾，另一家便出面接应，谈判。他们的小孩子也结了伙伴，大的牵了小的，在这街上玩耍着。总之，他们大老远的，来到这又大又陌生的城市，没有互相帮忙，是不行的。他们免不了会受到这城市的渣滓的欺负。这些渣滓在这城市里其实是不入流的，却打着这城市的牌子，欺欺外来户，占点小便宜，逞逞威风，也算是他们的生计了。他们或是吃东西、拿东西不给钱，或是没事找事，说你这也不合标准，那也违法，敲点竹杠。乡里人大多是没见过世面的，事先已自觉有三分错，自然被唬得不轻。假如有性子直的，不服，那么就吃亏吃定。总归是人家的地盘，喊人喊得应，来上了一大帮，简直是明火执仗。所以，他们也要结帮结伙，抱成一团。一有个什么事，就呼啦啦一阵子围上。不是为了打架，而是打圆场，唱唱帮腔，拉拉偏架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毕竟不敢结仇，不说别的，生意道上还讲和气生财呢！说到底，是憋屈的，可也没办法，谋生存啊。

所以这条小街上，看起来各做各的生意，实际上，也是结了帮道的。内里靠得很紧。倘若是做同一种买卖的，可不敢擅自压

价，而是一并顶着，只能在质和量上做文章，要欺瞒也是说好一起欺瞒。这小街可真是一条心呀！你从头到尾走一遭，便可感觉到有一股壁垒似的空气，慢慢地升起，简直称得上森严的。你感到有一些眼睛在看你，审视地、渐渐地记住了你的面孔，并且了解了你的生活、出行，以及和他人的关系。居住在这小街上的公房，尤其是那些新建公寓里的人，无一能逃出他们的视线网络。新建公寓里的住户，由于深居简出，更成为他们视线捕捉的对象。当这些公寓的住户与他们搭话时，他们往往有些措手不及，好像来不及从这种深入的审视中抽身出来似的。他们赶紧地换上一副笑容，由于仓促而有些谄媚了。他们拿东又拿西，饶舌得很。这样的短兵相接一下子叫他们丢了分寸，露出了窘相。可等人一走开，他们立即镇定下来，眼睛里再又浮起了那种尖锐的洞察力。

除了这些店铺以外，这里还有一些走贩。早晨时摆地摊，卖些自家缝制的衬衣睡衣，从倒闭的工厂低价批来的鞋袜，针头线脑，到八九点就收摊了。再有一些推销商，或是向小饭铺推销鲜辣粉、味精、五香调料，或是向发廊推销洗发水、化妆品。他们，尤其后者一般总是穿着体面，手里提着拷克箱，箱内是样品。这些推销商一来二去的，有的在这里交上了朋友，来了就不走了，聊着山海经。他们都是些喜欢结交朋友的人，相信有朋友就有饭吃，是有些把朋友当饭吃的意思，所以不怕在朋友身上花时间。还有一个卖碗的广东人，也是这里的常客。他很古朴地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竹匾的碗碟。碗碟背面写着景德镇制的字样，想来是景德镇瓷器窑里的下脚货，因为连碗口都不圆。但价钱也极低，好歹还还价，还能再还下来一些。他几乎每天都要来一遭，在这里的饭铺吃面，担子就搁在街边上，有人来买碗，一喊两喊，就将他喊了出来。总之，这里的气象挺火爆的。